

隱
居
通
議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隱居通議

(四)

劉 壘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隱居通議
冊四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劉 壖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經史二

世情

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之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曰。敬從命矣。廉頗之免。長平而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衛青爲大將軍。貴顯。而霍去病以功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權日退。驃騎日益貴。舉。凝按後卷。於舉字句絕。今皆貴字句絕。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以上三事一律。蓋趨時附勢。人情則然。古今所同也。何責於薄俗哉。諺曰。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若任安者。垂名萬世。宜矣。太史公與任少卿書。卽安也。

軍聲

秦伐韓趙救之令趙奢將兵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武安屬魏郡在邯鄲之西田單以火牛奔燕軍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此二事略同然秦以敗歸而單乃取勝勝負又有不盡繫乎軍聲顧其勢何如乎

戰國四君

戰國四君者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孟嘗君田文則齊之公子宣王之姪也平原君趙勝則趙之公子也信陵君則魏昭王少子無忌也春申君則非楚族姓黃名歇楚國人世指此四人俱爲公子非也太史公以孟嘗爲諡索隱辨其不然謂孟字也嘗邑名也嘗邑在薛之傍孟嘗生前封於薛時稱曰薛公則孟嘗乃死後之稱耳平原不知何時所封而信陵則魏安釐王卽位後封公子爲信陵君也春申乃楚考烈王元年爲楚相封爲春申君今浙□□郡有申港卽其地也

按常州府江陰縣有申浦春申君所鑿東入無錫西入武進又松江府上海縣有黃浦一名春申浦自春申君鑿

珠履客

三千珠履事或指以爲孟嘗門下之客非也乃春申君客也史載甚明胡曾詩曰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西禦武安君未知其所指

武安君

李牧在趙封武安君。白起在秦亦封武安。

鄒陽書

鄒陽繫獄上梁君王書。徒富贍而無義味。

穰苴孫武

穰苴誅莊賈。孫武戮宮嬪。同是一法。

紹介

今人未相識而求以引導之者。率曰介紹。非也。按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注引郭璞曰。紹介蓋相佑助者。又引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古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非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又鄉飲酒必立介。

萬歲

萬歲之呼。世以爲起於漢武帝登嵩山。從官奏。人有呼萬歲者三。自此遂以爲祝君之禮。然齊田單守即墨。遣使詐約降于燕。燕君皆呼萬歲。則此禮非起於漢矣。又相如奉璧入秦。秦人皆呼萬歲。紀信詐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

說難

韓非作說難。浩博可愛。而本傳結之以一語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只此一語。則其言之浩博。俱不足采矣。此太史公筆力之妙。隱然之貶也。其書有曰。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注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此卽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推廣之。

老韓

老韓同傳。論者多矣。太史公以爲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夫道德之于刑名。相去遠矣。流弊乃爾。何哉。

枹鼓

漢宣帝五鳳四年。京兆尹張敞。以擅殺掾絮舜。免爲庶人。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注云。枹。擊鼓杖。音庖。今人多作孚字。讀絮。女居反。今人多作孺字。讀當考。○按十虞韻注。枹。擊鼓杖。張敞枹鼓稀鳴。顏師古竝音桴。又左傳成公二年。援枹而鼓。鼓槌音浮。本作桴。浮內不收。合依漢書押。又五爻韻曰。枹。木叢生也。義不同。十虞桴字注。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禮運及明堂位。土鼓黃桴。竝音浮。十八尤注云。屋棟。齊人屋棟曰桴。曾南豐詩曰。桴鼓不驚民氣樂。未知正作何音讀。如十虞韻注。謂浮內不收。合依漢書。則孚音爲穩。

杜微出處

山谷詩云。杜微見諸葛。輿致但求去。微豈真瞋者。蓋以嘗臣劉璋。璋爲昭烈帝所襲。以致敗亡。實孔明畫策。故微終身恨之。不肯爲孔明屈。雖其榦略未之見。要是義士。微之崛起。豈曰無見。我思若人。敢不重拜。裴松之注三國志。裴松之注三國志。謂陳壽銓敍。失在于略。時有脫漏。于是上搜舊聞。傍撫遺逸。以爲注。殊不知松之所注。乃壽所棄餘者也。

小兒聽古話

東坡別集志林載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子。薄劣。其家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三國事。聞劉元德敗。則聲聲有出演者。聞曹操敗。卽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也。

三國名臣贊

東坡先生題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漢之士尙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惟蜀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坡翁此論甚偉。看來武侯相業。大綱常嚴。蓋其學出于申韓。故其政刻深。識者每謂孔明以一隅之蜀。抗天下。若更不以法治。使官府一體。豪貴斂手。則國內先亂。何以自立哉。自古雖衰弱之國。皆可爲。惟無法之國不可爲。孔明蓋有特見。若其將略。則是以攻爲守者。春秋不絕國祀。

韓原之戰。秦獲晉惠公。宜爲戮矣。已而復歸晉侯。又輸之粟。陳夏氏之亂。楚子入。旣縣陳矣。已而申叔一言。乃復封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旣得國矣。已而鄭伯祈哀。乃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此三者。或已俘其君。或已得其國。是宜丘墟其宗社。草芥其臣民。使悉爲己有可也。而秦楚之君。乃不然。雖聲罪致討。而不絕其國祀。獨非聖王忠厚之意歟。是猶可諉曰。三代時事也。乃若劉曜雖入洛。而終不窮追絕晉。契丹雖入汴。而終不固守中原。女真雖蹂及東南。而終不絕宋祀。然則劉曜。耶律德光。阿骨打之徒。雖虎狼也。猶可恕矣夫。

夕陽亭

西晉賈充。字公閭。爲尙書令。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共嫉之。會氏羌叛。因進說。請以充鎮關中。乃詔充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旣失職。深銜愷而無計。將之鎮。百僚謁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人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侍武帝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宜配帝。納其言。成婚。充遂不行。旣爲太子妃。酷虐好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刀墮地。武帝欲廢之。勗等救解。及惠帝卽位。立爲皇后。荒淫放恣。亂彰內外。後趙王倫作亂。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常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自是而後。晉室遂衰。惠崩。懷繼。而劉曜。王彌。石勒。猖獗亂華。遂陷洛陽。執帝北去。晉

遂亡矣。故丹山翁公嘗有言曰：胡羯亂晉，不兆於上東門之長嘯，而兆于夕陽亭之一語。胡雖亂唐，不決于漁陽之鼙鼓，而決于曲江之不留信哉。○元仕魏日，高貴鄉公之攻晉王相府也，司馬昭太子舍人成濟以兵出問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于是抽戈犯蹕，刺帝刃出于背。帝崩于車中。晉王于是歸罪成濟，夷其三族。然則濟之弑逆，乃決于充之一語也。帝受弑，濟受誅，充實爲之。宜其死而絕嗣，乃以外甥韓壽之子謚爲嗣，而謚亦爲趙王倫所戮。天道信昭昭云。

史記攝語

元貞丙申歲八月，閱史記末帙，因錄所見與識者共評之。

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劉子曰：種葵而食，織布而衣，未爲悖理也。拔棄之猶可，何至于出婦？此舉近矯，亦且難信。

汲黯傳：文佳，可讀。

鄭當時字莊，孝文時，聲聞梁楚之間。○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于己。○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亦落。劉子曰：汲黯俱列九卿，又俱廉，內行修潔，故同傳。此傳太史公贊甚佳。

儒林傳：齊人轅固生，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放弑事。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

今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劉子曰：景帝此語殊可味。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中語。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學士皆師尊之。仲舒一傳甚簡略。

酷吏傳序文極平順可讀。有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據。當是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又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此等議論皆正當。

郅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劉子曰：都此數語甚正。後世鮮有及之者。政云：政有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卽此意。甯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劉子曰：此非長厚者所爲。

張湯傳：趙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張湯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武帝問張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禹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非此母不生此子。○東坡謂張湯宜無後者也，而有後，以其不蔽賢也。義縱爲定襄太守，始至，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縱以鷹擊毛摯爲治。黨烏將擊，必張羽毛也。

王溫舒自有傳，而楊僕傳又專記溫舒事，殆不可曉。合同作一傳看。

杜周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大宛傳敘事縱橫可觀。或曰。此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然以予觀其筆力奇妙處。非褚所及。校之龜策傳遠矣。

月氏二字俱無音。

鑿空二字出大宛傳。謂張騫首通西域爲鑿空者。蓋甚言破荒也。今世用鑿空者失本意。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賓國。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劉子曰。文勢如此。似非出褚先生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劉子曰。司馬公去古未遠。所疑猶爾。況後世乎。則所謂西王母之說愈謬矣。史記抑道德而進游俠。輕仁義而重貨殖。不知此老何意。雖似有激而言。然害義理。游俠傳。郭解短小精悍。解傳敘事甚整。

佞倖傳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籍孺閔孺公卿皆因關說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爲黃頭郎著黃帽也濯音棹。

周仁最寵過庸不乃甚篤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

滑稽傳一說滑亂也稽同也辨捷之人反易是非滑亂同異也一說滑音骨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猶言辭出口成章終日不竭若滑稽之吐酒見揚雄酒賦一說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語言滑利其如計疾出。

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爲田求豐穰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篝籠也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言豐年收聚易滿篝籠也汚邪下地田也卽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予聞前輩讀汚作蛙今史記乃無音不知何如○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鞞鞞鞠臚○鞞音捲收衣袖也鞞音溝鞠曲也臚與踈同謂小跪也○奉觴上壽○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履舄交錯栝盤狼籍○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六博投壺相引爲曹○似近世好語。

優孟傳以壠竈爲槨銅鑿釜鬲也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東方朔附傳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緡出宮門。故同官待詔祖道都門外。榮華道路。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此數語古今不易。

王先生教北海太守對武帝語。與東郭先生教衛將軍以金與王夫人之親。同一機也。北海太守至殿下。有詔問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王先生所教止此一語。而人主使洞見之。亦大異事。索隱曰。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粉飾二字。出西門豹投巫事中。

日者傳。龜策傳。遷沒之後亡去。至元成之間。褚少孫補之。故言辭鄙陋。非遷本意。索隱曰。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此論甚當。以予觀當刪去。

日者傳。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見姓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宜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因而成之。○子有處所。可謂賢人。○此數語有理。

殖貨傳。筋角銅鐵。往往山出。棊置。○人物歸之。襍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歲在金。穰。水毀木。

飢火旱。○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烏氏倮。巴蜀寡婦清。此二人皆秦時能以其富抗萬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與王者同樂。○予觀貨殖傳。筆力高古。出司馬公手者。自與褚不同。

自序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序百三十篇。以一語結之。細玩有味。